

# 开枪射杀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大恐龙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18)

《布朗诉教育部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彻底的胜利后，德克萨斯州与美国南部诸州如丧考妣暴怒不已，纷纷作出反抗到底的姿势，南方诸州中，以阿拉巴马州与德克萨斯州表现得最为激烈。

当时最出名和最典型的，就是在日后出来竞选美国总统时，于马里兰州劳尔市(Laurel)竞选演讲时，被一位年青白人刺客亚瑟·赫尔曼·班尔纳(Arthur Herman Bremer)近距离连开四枪，打成了终身残废，导致下半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小华莱士。

当华莱士得知美国最高法院的宣判黑白分校为违反《美国宪法》后，怒不可遏，他亲自赤膊上阵，手持木棍，站在大学门口，拉开架势，对着门外一大批的新闻记者和黑白大学生们咆哮说：“来吧！我要看看哪个黑鬼敢进我学校的门口！”这个情景，就像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白人警察故意纵放狼狗去咬和平示威的非洲裔美国人一样，经过了新闻媒体的大量报导，成为了美国司法和政治黑暗年代的丑陋象征。

华莱士是美国种族歧视政策的急先锋，早已是街知巷闻，班尔纳之所以要将他置于死地，却与他的种族歧视政策没有任何的关系。

现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十年代晚期，正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蒋经国两父子和国民党作恶多端，残害中国人民的人权之时，当时最优秀和最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殷海光，他除了用“反攻无望论”来拆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外，他对台湾的国民党，还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评语，那就是：“认真地做假”。

如果将“认真地做假”改为“认真地歧视”来评价华莱士的话，则是一句十分传神之语，因为华莱士的那些种族歧视政策，是完全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而非出于他自己的良知和信仰。

华莱士是一个典型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政客，而不是眼光远大为国为民的政治家。他前后四次参选美国总统失利，真乃美国人民之洪福也，美国人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件需要的事，就是有一位“认真地歧视”的总统。如果当年华莱士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今日的美国，将只不过是一个面目全非而何足道哉的军事强权政权兼暴力集团而已。

华莱士于1919年8月25日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克莱奥市(Clio)，父亲乔治·科里·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是位敦厚老实的农夫，母亲莫诗尔·史密斯(Mozell Smith)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两位弟弟杰克·华莱士(Jack Wallace)、杰拉尔德·华莱士(Gerald Wallace)和妹妹玛丽安·华莱士(Marianne Wallace)及乔治·小华莱士四人，全在双亲的农场长大。

华莱士自小就孔武有力，拳脚厉害，既快又准，邻居的孩子多惧之。1936年，华莱士时年只有17岁，还没有从波旁县中学(Bourbon County High School)毕业，就赢得了阿拉巴马全州金手套羽量级冠军赛(Golden Gloves Bantamweight championship)的擂台拳击公开比赛的第一名。第二年，他又一次夺得了全州的冠军赛。连续两年的擂台称霸，加上他又是学校足球队的大将，使年纪轻轻的华莱士威名远播。

1937年，是华莱士人生中重要的一年，他在考进了“阿拉巴马大学”法学院时，家乡却传来了他父亲去世的噩耗，家中的支柱倒了，全家立即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用自己所有

的力量来赚钱养家糊口，他一边到处参加打拳比赛，一边到餐馆里当服务员，到厨房里做杂工，到杂货店搬货，还在有空时做计程车司机，晚上再到学校苦读法律。

即使如此这般艰难的生活，华莱士也还是自强不息，毫不气馁，苦学不断。他是大学新生协会的理事长，大学拳击队的队长，大学棒球队的主将。1942年毕业时，华莱士还是阿拉巴马州大学法学院的最高荣誉生。

华莱士毕业后，在美国空军服役了一段极短的时间，由于健康的原因退役，返回阿拉巴马州老家后，出任阿拉巴马州助理检查官，这是华莱士第一次出任公职。1947年代表他的老家波旁郡(Bourbon County)，竞选阿拉巴马州众议员，他轻易地以高票当选。

在州议会里，华莱士像一阵春风，吹醒了暮气沉沉的议会，使人耳目一新。他通过立法，大力推动优越条件，吸引了超过一百家的大型企业前来阿拉巴马州设厂投资。

1953年，华莱士当选为阿拉巴马州第三管辖区法官，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在他的法官生涯中，虽然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唯一值得肯定的，也是与其他法官的不同之处，就是他在法庭上，称呼非洲裔美国人律师为“先生”，而不是“黑鬼”。

1958年，华莱士代表美国民主党正式出马竞选阿拉巴马州州长一职，对手是以种族歧视闻名于世的约翰·彼德逊(John Peterson)，他得到了“三K党”自己人的全力支持，顿时声势浩大。

由于华莱士高举公平和正义的大旗，拒绝用种族歧视主义作为竞选的主张，被“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公开宣布背书支持。没想到的是，华莱士开明的竞选策略，由于过份地接近了非洲裔美国人政治组织，以64,000票之巨的票差告败落选。

华莱士在事后痛定思痛，检讨策略，认为要在封建而保守的阿拉巴马州成就功业，就必须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换句话说，就必须跟着潮流瞎起哄，大力推行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政策！

在选举失败后，华莱士对着他的政治顾问西穆尔·特拉梅尔(Seymour Trammell)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输掉这场选举吗？就是因为彼德逊到处说我与黑鬼们掺合在一起所致，我要告诉你的是，从今以后，我永远的、绝对的不再被黑鬼们玩弄了！”

华莱士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为了自己的金腰带，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至此把心一横，开始视天良为无物，开始视正义为破鞋，开始唯权力是问，唯当官是问，他得到了权势，却失掉了灵魂。

1962年，华莱士打着种族主义的招牌，再度卷土重来，问鼎阿拉巴马州州长宝座。在种族歧视的流风毒水下，连在阿拉巴马州年轻有为的明日政治明星，华莱士的最强对手赖安·德格拉芬赖德(Ryan DeGraffenried)，糊里糊涂地就被击败了，华莱士以阿拉巴马州有州长选举历史以来的最高票纪录当选为州长。

虚伪庸俗且面目可憎的华莱士，凭着投机倒把的心态，靠着出卖良知而尝到了糖衣毒药的甜头，他误以为这就是市场，这就是政治，这就是阿拉巴马，这就是美国，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坚决地相信，他的种族歧视政策，是适合阿拉巴马人民胃口的，自己的政治前途与种族歧视成正比：越是种族歧视的厉害，越是前途无量。

在他的就职演讲里，华莱士居然按照三 K 党党徒艾萨·卡特(Asa Carter)为他选写的就职演讲稿，一字不漏地照念如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最伟大的人民名义下，我无畏地在暴政之前，在尘土与脚底间划上一条界线，我要说现在就要种族隔离，明天也要种族隔离，而且永远都要种族隔离！”

华莱士被权力迷惑了理智，他更加认定了种族歧视牌在阿拉巴马州的确是无坚不摧，也更使他铁了心，从此以后要和种族歧视相依为命，他在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路上，越走越远。

华莱士的第一任州长任内，正逢美国民权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在伯明翰和蒙哥马利两市的游行示威，时有所闻，华莱士毫不手软，断然下令武装镇压。开明的梅肯县(Macon County)的公立学校，计划着要执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命令，开始废除当地公立学校里非法的种族隔离政策，华莱士闻之，怒不可遏。

1963 年 6 月 11 日，华莱士为了阻止非洲裔美国学生马隆和胡德进入阿拉巴马大学，他亲自赤膊上阵，威风凛凛地拿着棍子站在霍斯达大礼堂的大门口，嘴吐恶言，扬言要用武力来驱除胆敢进校的非洲裔美国学生。

华莱士的恶霸嘴脸，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后，一夜之间，他成了美国当代最丑陋的魔鬼代言人，全国有识之士，人人口诛笔伐，华莱士斯文扫地，声名狼籍，臭不可闻。

鉴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美国联邦警务处长和阿拉巴马州国民军总司令，联合起来，当面给了他一道最后通牒，请他让路，否则严重的后果自负！

自找没趣的华莱士，当然不敢惹这些真枪实弹的联邦正规军队了，只得靠边站着，用人类最恶毒的眼光，恶狠狠地看着马隆尼和胡德，带着既兴奋又担忧的心情，走进了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门和课堂。

这两位非洲裔美国人大学生，进入了美国白人大学上课之后，打破了美国教育史上种族隔离的黑暗政策的缺口，不公平而且没有公义的美国教育政策，自此开始崩溃。把马隆和胡德这两位非洲裔美国学生送进阿拉巴马大学的，就是后来出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美国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的马歇尔。

华莱士虽然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但是由于他已经三番五次的尝到了用种族牌来搞政治的甜头，因而无怨无悔，绝不回头，继续在种族歧视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没有几年，他又面临着一个使他心烦意乱头痛不已的问题：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州长的职位，只能一届，不得连任。

华莱士一下子面临着与蒋介石败守台湾后相同的尴尬局面，必须要改变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法律，才能继续他的荣华富贵。蒋介石采取欺骗中国人民的方法是琵琶半遮面，欲语还休，忸怩作态，说什么他的违法继续当总统，并不是修宪，也不是违宪，而是什么《临时条款》，所以蒋介石就依据着他手下奴才们替他量身定做的什么《临时条款》，厚着脸皮恬不知耻而且振振有词地赖在那个自以为非他莫属的位置上，不死不休。

华莱士终归是科班的法律出身，而阿拉巴马州也不是台湾，他深知如果要继续想当阿拉巴马州的州长，除了修改州法，别无选择。1965 年，华莱士命令州议会提出允许在位的州长可以连任的立法提案，可是由于太过明目张胆了，在他的政敌德格拉芬赖德的策划和强力反对下，提案胎死腹中。

华莱士并没有就此死心，正在他绞尽脑汁来打开这个政治死结之时，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正在到处演讲全力以赴地夺取阿拉巴马州州长宝座的德格拉芬赖德，开着他的私人小飞机旅行时，发生意外，连人带机，坠地死亡。

华莱士乘着这段政治候选人真空的机会，唆使他的妻子乐琳·布里格姆·华莱士(Lurleen Brigham Wallace)出马竞选阿拉巴马州的州长，天从人愿，居然顺利当选，于是华莱士垂帘听政，又干了一任有实无名的幕后州长。

1970年，华莱士又出马竞选阿拉巴马州州长，以些微票差，击败了他强大的对手阿尔伯特·布尔维(Albert Brewer)当选州长。神气非凡的华莱士，觉得自己乃一不出世的政治奇才，一个美国南方偏远的小州阿拉巴马，已经不再是自己大显身手的舞台了，他的视线，夹杂着他的傲慢与偏见，越过了阿拉巴马州的荒野和山岭，盯上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里的美国总统的宝座。

1972年，华莱士第二次出马竞选美国总统，在争取美国民主党党内提名的初选时，靠着他的种族歧视政策，在佛罗里达州大显神威，一人独赢全州的每一个县市，震惊全国，使人刮目相看。

运气是不会永远跟随着一个不义之人的。1972年5月15日，华莱士带着惊人的声势，在马里兰州劳尔市演讲时，被21岁的班尔纳近距离连射四枪。班尔纳这四枪，不但将之重伤为终身残废，使他再也站不起来，要坐在轮椅上度其余生，还将他的美国总统梦击碎，对于华莱士来说，政治上的损失，可比身体上的伤残更来得痛苦。

班尔纳于1950年8月21日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Milwaukee)出生，他的父亲威廉·班尔纳(William Bremer)是送面包的卡车司机，母亲西尔维娅·班尔纳(Sylvia Bremer)是家庭妇女。在家中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威廉·班尔纳有严重的酒精问题，尔维娅·班尔纳有着轻微的精神病，但是班尔纳的兄弟姐妹则都正常，他与父母的关系相当恶劣，全家经常处在一种互相暴怒的状态中。

班尔纳在学校读书时，英语和历史还可以，对于写作尤其偏好，中学时所做的智商测验是106分，奇怪的是，当他的行刺计划泡汤后，智商数上升为114。中学生涯对个性孤僻的班尔纳来说，是一种苦难，他几乎不愿意与任何人交往，也不参加学校的体育课程，更没有什么好朋友，同学们经常拿他作为取笑的对象。1969年1月28日，班尔纳在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心情下毕了业，头也不回地快速地离开了使他难以忍耐的学校。

班尔纳报名参加了密尔沃基工专大学(Milwaukee Technical College)进修心理学，但因为跟不上进度而自动退学，休闲在家。班尔纳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把手枪，整天插在腰上到处闲逛，每一次触摸到腰间的武器，他就会有一种英雄的感觉，也增加了一点安全的感觉。

1969年，班尔纳在密尔沃基体育会(Milwaukee Athletic Club)找到了一份餐厅打杂的工作，但他经常被客人投诉说，实在无法忍受他的自言自语的奇异行为，密尔沃基体育会的经理只好将他调进厨房工作。

1971年11月16日，班尔纳搬离他父母家，独自住在一间公寓里，这是他在刺杀华莱士前最后的住处。1971年11月18日，班尔纳将车子停在不可停车的地区，警察过来干预时无意中发现他是无牌持枪，立即将他拘捕。

班尔纳很机警，他知道如果自己被定罪而有了犯罪纪录后，将会无法再买到手枪，所以，他于开庭前的1972年1月13日，又在卡萨诺瓦枪店(Casanova Guns)花了\$90.00元，买了一把点38口径手枪。

这次的被捕，激发出班尔纳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暴烈性格，1972年2月16日，他辞掉了让他觉得无聊的清洁工人的工作，准备搞点什么英雄好汉的事业。班尔纳知道，英雄与美人，是不可分割的一物两面。

1971年岁末，班尔纳暗恋上了16岁的琼·潘布里克(Joan Pembrick)，她是密尔沃基南区中学(South Division High School)的学生，第一次的约会不错，两人游览了博物馆，在沙滩上散步，还在餐馆里共进了一顿温馨的晚餐。

但第二次约会却变了质，班尔纳开始对潘布里克说些色情语言，并出示了自己收藏的色情相片，在路上遇见了潘布里克的亲戚，班尔纳居然向他们说，潘布里克的“奶子和屁股都很大”，这引起了潘布里克极度的反感。

导致潘布里克离他而去的原因是与她一起参加的一场摇滚音乐会。在排队进场时，班尔纳突然胆大包天地亲吻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性，对方叫来了警察，对他严重警告了事。在演出半途中，班尔纳突然独自一人站在椅子上，边跳边大声叫好，气氛被之破坏。音乐会结束了，班尔纳忽然性冲动起来，他大声告诉潘布里克说，他“下面硬得像根棍子”，无法走路了。

这些荒谬而奇异的行为使潘布里克在朋友面前尴尬难堪，决定不再见他。1972年1月1日，她将这个决定通知了班尔纳。班尔纳得知自己快要失恋后，性情爆发，发动电话谩骂攻势，还跟踪威胁，威逼利诱。

1972年1月14日，班尔纳居然将自己剃成了光头，以示抗议，潘布里克的双亲被他威胁，报警处理警告之，他才冷静下来，班尔纳认为潘布里克之离他而去，是因为自己不是英雄所致。潘布里克并没有把他再放在眼内，导使班尔纳觉得自己需要干点惊天动地的事业出来，一来可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二来如果自己一旦“功成名就”，何惧她不投怀送抱？

1972年6月13日，班尔纳购买了一把手枪，并开始研究刺杀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刺杀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与刺杀罗伯特·肯尼迪美国参议员的凶手瑟尔罕·比色拉·瑟尔罕(Sirhan Bishara Sirhan)三人的“伟大”事迹，他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班尔纳决定要将刺杀尼克松总统作为自己“变成”英雄的途径。1973年出版的《刺客日记(An Assassin's Dairy)》中，班尔纳在1972年3月1日那一天，是这样子写的：“用手枪来刺杀掉尼克松或者华莱士，那是我个人的计划！我准备在他们来威斯康辛州开竞选大会时动手。”

班尔纳又写道：“我要干一点有胆色的和具有戏剧性的、强力性的和爆炸性的事情，叫全世界知道什么才是男子汉!(To do SOMETHING BOLD AND DRAMTIC, FORCEFUL & DYNAMIC. A statement of my manhood for the world to see!)”。

班尔纳决定要刺杀尼克松总统，他希望用这件行为来洗擦掉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更要全天下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小看自己的能力，他想尽一切的方法来突显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首先，他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

1972年4月4日，班尔纳搭乘飞机从密尔沃基市直飞纽约市，首先到了一家色情按摩院，找了个妓女，花钱把自己从男孩变成了男人，再住进了高档的沃尔道夫大酒店(Waldorf Hotel)，这使他更觉得自己像位英雄了，最低来说，也应该是条好汉。

当天晚上，成为了男人后的班尔纳，龙蟠虎踞地出现在华莱士在纽约的庆祝初选胜利的大会上，用心地观察着华莱士的一举一动，和他身边的保安状况。他发现了华莱士走向群众亲切握手时，他是暴露于一种几乎毫无防范的环境下的，因为华莱士的保镖不是站在他的前方或是两侧，而是站在他的后边。

班尔纳并没有动手，原因有三。第一，他的首位刺杀对象是尼克松总统而不是华莱士；第二，华莱士在他眼中并没有什么份量，并不值得为他付出代价；第三，那天他并没有带枪，华莱士因此躲过了一劫。

1972年4月8日，班尔纳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行刺计划，因为他的手枪，当他将之藏在车尾的边上时，由于推之过深而掉进了车轮的底部，他想尽了法子，也取不出来。在他刺杀了华莱士后，警察将他的车子拆开来彻底的检查后，才拿了出来，作为法庭的呈堂证据之一。

班尔纳一直都留意着尼克松总统的行踪，寻机下手。当他知道了尼克松总统即将官方访问加拿大渥太华时，班尔纳决定要在那里动手，完成自己的英雄心愿。

1972年4月10日，班尔纳到了渥太华，住进了罗德·埃尔金酒店(Lord Elgin Hotel)，一边休养，一边等待着他心目中的猎物出现。四天以后，尼克松总统的车队从酒店出来，朝着前往加拿大国会山庄(Parliament Hill)的路上出发，班尔纳身穿整齐的西装，带着黑墨镜，选了个他认为最佳的动手位置，将手枪上了膛，插在怀里，混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群众中，准备一有机会就动手行刺。

由于反对越南战争和魁北克独立份子(Quebecois Nationalists)的双重示威游行的原因，美加两国对尼克松总统都特别的加强了安全措施，保安异常的严密。尼克松总统并没有下车，当总统的座驾进入了班尔纳的射程之内时，由于一来班尔纳不能肯定他的子弹可以穿过总统座车的防弹玻璃，二来渥太华警察的电单车队两边严密夹护，班尔纳觉得在这种环境下行刺尼克松总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天，班尔纳怀着失望的心情从渥太华飞返马里兰州，在新卡尔特顿小镇找到一家叫做雪里顿的汽车旅馆(Sheraton Motor Inn, New Carrollton)住了三天，然后返回他的老家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

班尔纳在1972年4月24日的日记上写道：“我的刺杀行动像启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的重要，我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的空间和一秒钟的时间。”

1972年5月4日，经过考查和研究，班尔纳得到了一个结论：凭自己一人之力，要刺杀尼克松总统，已经是一件不可能之事。退而求其次，班尔纳觉得自己这份“荣耀”，就勉强地转送给在总统选举中如日中天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吧！就是由于这种心态，改变了华莱士的一生，也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班尔纳觉得自己有点大材小用，因为他实在是看不起华莱士，他在当天的日记上是这样子感叹的：“对这个家伙来说，是我的另一次失败。于苏联和欧洲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谁是华莱士。谁会在乎华莱士是否死了呢？我的新闻，还比不了一次电视节目的换台所需的时间，顶多也不过是三分鐘的新闻报道而已。”

决定了以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为他“荣耀”的主人后，班尔纳不再浪费任何的时间，立即开始采取实际行动。1972年5月8日，他离开了自己的小公寓，开着1967年的蓝色漫游(Rambler)旧车子，朝着华莱士即将发表竞选演讲的马里兰州出发。

1972年5月9日，班尔纳出现在华莱士马里兰州的竞选总部里，他对华莱士的手下说，他希望能有机会为华莱士州长的竞选干点什么，可是因为没有人认识他，当然不会接受他为员工。

自此时始，班尔纳开始紧紧盯着华莱士的行程，寻机下手。1972年5月10日，班尔纳追到了密西根州凯德力可市(Cadillac)，参加了华莱士的竞选演讲大会，这一天，班尔纳找不到机会下手，华莱士逃过一劫。

三天以后，在密西根州卡拉马祖市(Kalamazoo)的华莱士演讲大会上，班尔纳有了一个很好的下手机会，可是因为华莱士身边站了一位十五岁的小男孩，班尔纳怕误伤那个小男孩而没有拔枪，华莱士又躲过了一劫。

1972年5月15日，班尔纳已经失去耐心了，决定要在马里兰州惠顿市(Wheaton)的华莱士的演讲会上下手。那天，班尔纳穿着红白蓝三色的竞选衣服，戴着黑墨镜，当然怀里插有上了膛的手枪，华莱士演讲完，走向人群和大家握手时，近距离射杀之。

班尔纳夹杂在人群里，随着大伙叫好，也随着大伙鼓掌，等待着最佳下手机会的来临。可是，这次发生了一件意外，导致他的“英雄”计划又再度的落了空。正当华莱士在台上大卖他那套种族歧视歪理时，人群中有人向他丢了两只烂蕃茄，差点击中他的脑袋。虽然保安人员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但也不允许华莱士在演讲后，走下台来与群众握手，因而坐失良机，华莱士又幸运地因为两只烂蕃茄而躲过了一劫。

华莱士同一天的第二场演讲会，是在距离惠顿市16里外的罗拉购物中心(Laurel Shopping Center)，那里已经有大约一千人左右，等待着聆听他的竞选演讲。这里的听众与惠顿市的听众有点不一样，这里没有使人兴奋的口号，也没有臭鸡蛋和烂蕃茄，他们多是怀着好奇心来静静聆听的普通老百姓。

下午4:00点，华莱士演讲完毕，他并没有理会保安人员不要走进人群中握手的警告。当他在众人的掌声里走下台来时，班尔纳见时机已经成熟，就推开众人趋身向前，面无表情地站在华莱士的面前！他很热情礼貌地向他伸出手，可是接触到的，不是班尔纳的手，而是一支冷冰冰的黑枪筒！

班尔纳在事前，为了更能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他男子汉的英雄本色，他曾经不停地对着镜子排练，他理想中的镜头是，他一边朝着华莱士开枪，一边不停地大呼口号：“你的思想只值一分钱!(A Penny for your Thoughts!)”可是事发之时，也许是过于紧张，他只顾得开枪，而把该叫的口号忘了，此事成为了一件班尔纳无法补救的终身憾事。

班尔纳把枪对准了华莱士的肚子，连开四枪，又朝着其它部位狂射。一时间，吓得演讲会上的人们全场鸡飞狗跳，四散逃命。在班尔纳的行刺计划中，并没有逃跑的计划在内，因为他认为，英雄是不应该像小丑一样地逃跑的，所以在他把子弹打完后，将凶器往地上一丢，就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治安警察的拘捕。

华莱士中了四枪，其中一枪打在胸前，一枪打在脊椎骨上。另外华莱士的私人保镖，阿拉巴马州州警爱德华·杜斯哈德警佐(Edward Dothard)挨了一枪，“美国秘密外勤局”探员尼克·扎尔沃斯(Nick Zarvos)的脖子上中了一枪，华莱士的竞选义工杜拉·汤普森(Dora Thompson)也被流弹所伤。

这是一件震惊全球的超级大案，马里兰州法官拉尔夫·包沃尔(Judge Ralph Power)连带着全家出外度假的计划都取消了，全力以赴地处理此案。1972年5月30日，在初审庭上，班尔纳的律师以班尔纳“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为辩护理由，拒绝承认有罪。但马里兰州精神病理专家的鉴定否定了这个说辞，包沃尔法官下令进行司法审判程序。

1972年7月31日，马里兰州司法部起诉班尔纳的案件开庭审理，由6男6女组成的陪审团，只用了90分钟，就达成了班尔纳意图谋杀罪名成立的一致共识。包沃尔法官问班尔纳，在他判决他的刑期之前，是否有什么话要向法庭说，班尔纳连想都没想一下，就冲口而出地说道：“有的，刚才检查官说社会需要从我这种人这里得到保护，我想社会对我也应有所保护才对，到目前为止，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包沃尔法官重判班尔纳入狱63年。班尔纳的律师觉得太重了，提出量刑上诉。1972年9月28日，由三位法官组成的马里兰州上诉法庭经过仔细研究后，亦觉得刑期有点过长，于是改判班尔纳为53年。

班尔纳被关在马里兰州黑格斯顿监狱(Maryland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Hagerstown)里，他在头6个月内，与其他的囚犯打了三次大架，但在那以后，再也没有闹事。本来班尔纳应该坐牢到2025年才能出狱的，但是由于他在狱中行为良好，因而有资格被提前保释。

1997年，班尔纳的律师在他的保释听证会上要求班尔纳被提前保释的理由，居然是：“开枪射打那个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大恐龙总比伤害主流政客来得好。(Shooting segregationist dinosaurs wasn't as bad as harming mainstream politicians)”。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是个可以提前保释的理由，总之班尔纳在2007年11月9日离开了他曾生活过35年的监狱，终于自由了。班尔纳出狱后，继续接受心理治疗和行为监督，他低调地住在马里兰州坎伯兰市(Cumberland)，甚至拒绝美国新闻媒体的金钱诱惑，不肯接受采访，也不愿对他刺杀华莱士一事有所评论。

班尔纳是一位神经兮兮的单干将，这种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独来独往，无声无息，既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的讯号，使人防不胜防。关于班尔纳的经济来源，是很清楚的，他为了行刺计划，到处打零工，赚了\$1,500.00元，等到他被拘捕时，口袋里只剩下1.73元，这也是为什么在被拘捕前的一星期，他只能在他那部老爷车里生活和睡觉，因为他已经穷得连租酒店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1972年7月7日，大难不死的华莱士返回他的老家阿拉巴马州，继续他的州长工作。华莱士身残心不残，依然对政治雄心勃勃，豪情壮志不减当年。1975年，华莱士宣布再度竞选美国总统，一来因乔治亚州州长詹姆斯·卡特异军突起，用白牙和微笑，加上“我不是来自华盛顿”的口号，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征服了全美国的选民；二来也因为华莱士他自己的健康和种族歧视背景而宣告流产。

华莱士从此以后放弃了美国总统之梦，专注于他深爱的阿拉巴马州的建设和发展，由于阿拉巴马州在1968年12月修改了州宪，允许现任州长连任，因此他前后当了四次阿拉巴马州州长。那是1963至1967、1971至1975、1975至1979、1983至1987总共17年，这还不算他妻子出任州长时的幕后的17个月。

这在美国来说，是一个最高的纪录，至今尚且无人破其纪录，唯一能接近他的，只有干了16年爱荷华州州长的特里·爱德华·布兰斯塔德(Governor Terry Edward Barnstead)，干了15年纽约州州长的尼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斐勒(Governor 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和干了14年伊利诺斯州州长的詹姆斯·罗伯特·汤普森(Governor James Robert Thompson)。

晚年的华莱士是位很可爱的家伙，就像他年轻时的拳脚一样，是条硬当当的美国南方汉子，也是一位有良知的美国人。他信奉和皈依了耶稣基督，在他的主那里，学会与知道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宽恕，什么是忏悔，什么是真理。

华莱士在年老时，觉悟知错，坐在轮椅上，当着上千的黑白群众的面，痛哭流涕地忏悔他年轻时种族歧视他的美国非洲裔同胞，请求他们的宽恕和原谅。

华莱士主动地大量提名非白人进入他的政权，大刀阔斧地改革阿拉巴马州的种族歧视政策，公开向非洲裔美国人道歉，以身作则地绝不允许种族歧视再度为害阿拉巴马州。这位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美国人，在其临老之年，终于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尊重和肯定。

2005年4月6日，阿拉巴马州迪凯特市(Decatur)的《迪凯特每日新闻报》，刊出了一封华莱士于1995年8月写给亚瑟·班尔纳的私人信件：

“亲爱的亚瑟：你在1972年用枪射击了我，为此我承受着异常的痛苦和伤痛。我现在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我爱你。我曾经不停地要求在天之父向你的内心接触，我希望你能向在天之父要求原谅你自己的罪行，将来像我一样地上天堂。我们之间知道对方已经有段很久的日子了，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增加了解。请允许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班尔纳在牢里看完了这封信后，毫无反应，连礼貌性的敷衍信都懒得回一封。

1970年，华莱士在经过了他人生的惊涛骇浪后，终于从他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他人生真正的意义，自从他皈依耶稣基督后，前后判若两人，在他内心深处，只有真诚的挚爱、容忍与宽恕。华莱士终于找到了他不论是在擂台上，或者是在政坛里都永远找不到的东西——内心的平静和有爱的幸福。

华莱士的老年，健康情况并不太好，除了因为枪伤带来的后遗症外，还得了使他慢慢失去记忆力的“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1998年9月13日，华莱士因为败血并发症而病逝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杰克逊医院(Jackson Hospital)，享年79岁。

华莱士在去世前不久，有一位记者问他，在他波涛汹涌且翻云覆雨的一生中，有哪一位近代的政客是值得他敬仰和肯定的？他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回答道：“有的，而且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乔治·科里·小华莱士。”

2011年3月27日 高胜寒 在美国华府